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 第五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

毛寶放龜懸大印，宋郊渡蟻占高魁。 世人盡說天高遠，誰識陰功暗裡來。

話說浙江嘉興府長水塘地方，有一富翁，姓金名鐘。家財萬貫，世代都稱員外，性至慳吝。平生常有五恨，那五恨？一恨天，二恨地，三恨自家，四恨爹娘，五恨皇帝。恨天者，恨他不常常六月。又多了秋風冬雪，使人怕冷，不免費錢買衣服來穿。恨地者，恨他樹木生得不湊趣。若是湊趣，生得齊整如意，樹木就好做屋柱，枝條大者就好做梁，細者就好做椽，卻不省了匠人工作。恨自家者，恨肚皮不會作家，一日不吃飯，就餓將起來。恨爹娘者，恨他遺下許多親眷朋友，來時未免費茶費水。恨皇帝者，我的祖宗分授的田地，卻要他來收錢糧。不只五恨，還有四願，願得四般物事。那四般物事？一願得鄧家銅山，二願得郭家金穴，三願得石崇的聚寶盆，四願得呂純陽祖師點石為金這個手指頭。因有這四願、五恨，心常不足。積財聚穀，日不暇給。真個是數米而炊，稱柴而爨。因此鄉里起他一個異名，叫做金冷水，又叫金剝皮。尤不喜者是僧人，世間只有僧人討便宜，他單會布施俗家的東西，再沒有反布施與俗家之理。所以金冷水見了僧人，就是眼中之釘，舌中之刺。

他住居相近處，有個福善庵。金員外生年五□，從不曉得在庵中破費一文的香錢。所喜渾家單氏，與員外同年同月同日，只不同時，他偏吃齋好善。金員外喜他的是吃齋，惱他的是好善。因四□歲上，尚無子息，單氏瞞過了丈夫，將自己釵梳二□餘金，布施與福善庵老僧，教他誦佛誦經，祈求子嗣。

佛門有應，果然連生二子，且是俊秀。因是福善庵祈求來的，大的小名福兒，小的的小名善兒。單氏自得了二子之後，時常瞞了丈夫，偷柴偷米，送與福善庵，供養那老僧。金員外偶然察聽了些風聲，便去咒天罵地，夫妻反目，直聒得一個不耐煩方休，如此也非只一次。只為渾家也是個硬性，鬧過了，依舊不理。

其年夫妻齊壽，皆當五旬，福兒年九歲，善兒年八歲，踏肩生下來的，都已上學讀書，□全之美。到生辰之日，金員外恐有親朋來賀壽，預先躲出。單氏又湊些私房銀兩，送與庵中打一壇齋醮。一來為老夫婦齊壽，二來為兒子長大，了還願心。日前也曾與丈夫說過來，丈夫不肯，所以只得私房做事。

其夜，和尚們要鋪設長生佛燈，叫香火道人至金家，問金阿媽要幾斗糙米。單氏偷開了倉門，將米三斗付與道人去了。隨後金員外回來，單氏還在倉門口封鎖。被丈夫窺見了，又見地下狼籍些米粒，知是私房做事。欲要爭嚷，心下想道：「今日生辰好日，況且東西去了，也討不轉來，乾拌去了涎沫。」只推不知，忍住這口氣。一夜不睡，左思右想道：「叵耐這賊禿常時來萬惱我家，倒是我看家的一個耗鬼。除非那禿驢死了，方絕其患。」恨無計策。

到天明時，老僧攜著一個徒弟來回覆醮事。原來那和尚也怕見金冷水，且站在門外張望。金老早已瞧見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取了幾文錢，從側門走出市中心，到山藥鋪裡贖些砒霜。轉到賣點心的王三郎店裡，王三郎正蒸著一籠熟粉，擺一碗糖餡，要做餅子。金冷水袖裡摸出八文錢撒在櫃上道：「三郎收了錢，大些的餅子與我做四個，餡卻不要下少了。你只捏著窩兒，等我自家下餡則個。」王三郎口雖不言，心下想道：「有名的金冷水、金剝皮，自從開這幾年點心鋪子，從不見他家半文之面。今日好利市，也撰他八個錢。他是好便宜的，便等他多下些餡去，扳他下次主顧。」

王三郎向籠中取出雪團樣的熟粉，真個捏做窩兒，遞與金冷水說道：「員外請尊便。」金冷水卻將砒霜末悄悄的撒在餅內，然後加餡，做成餅子。如此一連做了四個，熱烘烘的放在袖裡。離了王三郎店，望自家門首踱將進來。那兩個和尚正在廳中吃茶，金老欣然相揖。揖罷，入內對渾家道：「兩個師父侵早到來，恐怕肚裡饑餓。適纔鄰舍家邀我吃點心，我見餅子熱得好，袖了他四個來，何不就請了兩個師父？」單氏深喜丈夫回心向善，取個朱紅牒子，把四個餅子裝做一牒，叫丫鬟托將出去。

那和尚見了員外回家，不敢久坐，已無心吃餅了。見丫鬟送出來，知是阿媽美意，也不好虛得。將四個餅子裝做一袖，叫聲咕噪，出門回庵而去。金老暗暗歡喜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金家兩個學生，在社學中讀書。放了學時，常到庵中頑耍。這一晚，又到庵中。老和尚想道：「金家兩位小官人，時常到此，沒有什麼請得他。今早金阿媽送我四個餅子還不曾動，放在櫥櫃裡。何不將來煨熟了，請他喝一杯茶？」當下吩咐徒弟在櫥櫃裡取出四個餅子，廚房下煨得焦黃，熱了兩杯濃茶，擺在房裡，請兩位小官人吃茶。兩個學生頑耍了半晌，正在肚饑，見了熱騰騰的餅子，一人兩個，都喫了。不吃時猶可，喫了呵，分明是：一塊火燒著心肝，萬桿槍攢卻腹肚。

兩個一時齊叫肚疼。跟隨的學童慌了，要扶他回去。奈兩個疼做一堆，跑走不動。老和尚也著了忙，正不知什麼意故。只得叫徒弟一人背了一個，學童隨著，送回金員外家，二僧自去了。金家夫婦這一驚非小，慌忙叫學童問其緣故。學童道：「方纔到福善庵喫了四個餅子，便叫肚疼起來。那老師父說，這餅子原是我家今早把與他吃的。他不捨得吃，將來恭敬兩位小官人。」金員外情知蹊蹺了，只得將砒霜實情對阿媽說知。單氏心下越慌了，便把涼水灌他，如何灌得醒！須臾七竅流血，嗚呼哀哉，做了一對鴛鴦。

單氏千難萬難，祈求下兩個孩兒，卻被丈大不仁，自家毒死了。待要廝罵一場，也是枉然。氣又忍不過，苦又熬不過。走進內房，解個束腰羅帕，懸梁自縊。金員外哭了兒子一場，方纔收淚。到房中與阿媽商議說話，見梁上這件打鞦韆的東西，嚇得半死。登時就得病上牀，不夠七日，也死了。金氏族家，平昔恨那金冷水、金剝皮慳吝，此時天賜其便，大大小小，都蜂擁而來，將家私搶個罄盡。此乃萬貫家財，有名的金員外一個終身結果，不好善而行惡之報也。有詩為證：

餅內砒霜那得知？害人翻害自家兒。

舉心動念天知道，果報昭彰豈有私！

方纔說金員外只為行惡上，拆散了一家骨肉。如今再說一個人，單為行善，周全了一家骨肉。正是：善惡相形，禍福自見。戒人作惡，勸人為善。

話說江南常州府無錫縣東門外，有個小戶人家。兄弟三人，大的叫做呂玉，第二的叫做呂寶，第三的叫做呂珍。呂玉娶妻王氏，呂寶娶妻楊氏，俱有姿色。呂珍年幼未娶。王氏生下一個孩子，小名喜兒，方纔六歲，跟鄰舍家兒童出去看神會，夜晚不回。夫妻兩個煩惱，出了一張招子，街坊上叫了數日，全無影響。

呂玉氣悶，在家裡坐不過，向大戶家借了幾兩本錢，往太倉嘉定一路，收些棉花布疋，各處販賣，就便訪問兒子消息。每年正月出門，到八九月回家，又收新貨。走了四個年頭，雖然趁些利息，眼見得兒子沒有尋處了。日久心慢，也不在話下。

到第五個年頭，呂玉別了王氏，又去做經紀。何期中途遇了個大本錢的布商，談論之間，知道呂玉買賣中通透，拉他同往山西脫貨，就帶絨貨轉來發賣，於中有些用錢相謝。呂玉貪了蠅頭微利，隨著去了。及至到了山西，發貨之後，遇著連歲荒歉，討除帳不起，不得脫身。呂玉少年久曠，也不免行戶中走了一兩遍，走出一身風流瘡，服藥調治，無面回家。挨到三年，瘡才痊好，討清了帳目。那布商因為稽遲了呂玉的歸期，加倍酬謝。呂玉得了些利物，等不得布商收貨完備，自己販了些粗細絨褐，相別先回。

一日早晨，行至陳留地方，偶然去坑廁出恭，見坑板上遺下個青布搭膊，撿在手中，覺得沉重。取回下處打開看時，都是白物，約有二百金之數。呂玉想道：「這不意之財，雖則取之無礙，倘或失主追尋不見，好大一場氣悶。古人見金不取，拾帶重還。我今年過三旬，尚無子嗣，要這橫財何用？」忙到坑廁左近伺候，只等有人來抓尋，就將原物還他。等了一日，不見人來，次日只得起身。

又行了五百餘里，到南宿州地方。其日晚，下一個客店，遇著一個同下的客人，閒論起江湖生意之事。那客人說起自不小心，五日前晨到陳留縣解下搭膊登東。偶然官府在街上過，心慌起身，卻忘記了那搭膊，裡面有二百兩銀子。直到夜裡脫衣要睡，方纔省得。想著過了一日，自然有人拾去了，轉去尋覓，也是無益，只得自認晦氣罷了。呂玉便問：「老客尊姓？高居何處？」客人道：「在下姓陳，祖貫徽州。今在揚州開上開個糧食舖子。敢問老兄高姓？」呂玉道：「小弟姓呂，是常州無錫縣人，揚州也是順路。相送尊兄到彼奉拜。」客人也不知詳細，答應道：「若肯下顧最好。」次早，二人作伴同行。

不一日，來到揚州開口。呂玉也到陳家舖子，登堂作揖，陳朝奉看坐獻茶。呂玉先提起陳留縣失銀子之事，盤問他搭膊模樣。「是個深藍青布的，一頭有白線緝一個『陳』字。」呂玉心下曉然，便道：「小弟前在陳留拾得一個搭膊，倒也相像，把來與尊兄認看。」陳朝奉見了搭膊，道：「正是。」搭膊裡面銀兩，原封不動。呂玉雙手遞還陳朝奉。陳朝奉過意下去，要與呂玉均分，呂玉不肯。陳朝奉道：「便不均分，也受我幾兩謝禮，等在下心安。」呂玉那裡肯受。陳朝奉感激不盡，慌忙擺飯相款。思想：「難得呂玉這般好人，還金之恩，無門可報。自家有□二歲一個女兒，要與呂君扳一脈親往來，第不知他有兒子否？」

飲酒中間，陳朝奉問道：「恩兄，令郎幾歲了？」呂玉不覺掉下淚來，答道：「小弟只有一兒，七年前為看神會，失去了，至今並無下落。荆妻亦別無生育，如今回去，意欲尋個螟蛉之子，出去幫扶生理，只是難得這般湊巧的。」陳朝奉道：「舍下數年之間，將三兩銀子，買得一個小廝，貌頗清秀，又且乖巧，也是下路人帶來的。如今一□三歲了，伴著小兒在學堂中上學。恩兄若看得中意時，就送與恩兄服侍，也當我一點薄敬。」呂玉道：「若肯相借，當奉還身價。」陳朝奉道：「說那裡話來！只恐恩兄不用時，小弟無以為情。」當下便教掌店的，去學堂中喚喜兒到來。

呂玉聽得名字與他兒子相同，心中疑惑。須臾，小廝喚到，穿一領蕪湖青布的道袍，生得果然清秀。習慣了學堂中規矩，見了呂玉，朝上深深唱個喏。呂玉心下便覺得歡喜，仔細認出兒子面貌來。四歲時，因跌損左邊眉角，結一個小疤兒，有這點可認。呂玉便問道：「幾時到陳家的？」那小廝想一想道：「有六七年了。」又問他：「你原是那裡人？誰賣你在此？」那小廝道：「不□分詳細。只記得爹叫做呂大，還有兩個叔叔在家。娘姓王，家在無錫城外。小時被人騙出，賣在此間。」呂玉聽罷，便抱那小廝在懷，叫聲：「親兒！我正是無錫呂大！是你的親爹了。失了你七年，何期在此相遇！」正是：

水底撈針針已得，掌中失寶寶重逢。

筵前相抱慙慙認，猶恐今朝是夢中。

小廝眼中流下淚來。呂玉傷感，自不必說。呂玉起身拜謝陳朝奉：「小兒若非府上收留，今日安得父子重會？」陳朝奉道：「恩兄有還金之盛德，天遣尊駕到寒舍，父子團圓。小弟一向不知是令郎，甚愧怠慢。」呂玉又叫喜兒拜謝了陳朝奉。陳朝奉定要還拜，呂玉不肯，再三扶住，受了兩禮，便請喜兒坐於呂玉之旁。陳朝奉開言：「承恩兄相愛，學生有一女年方□二歲，欲與令郎結絲蘿之好。」呂玉見他情意真懇，謙讓不得，只得依允。是夜父子同榻而宿，說了一夜的說話。

次日，呂玉辭別要行。陳朝奉留住，另設個大席面，款待新親家、新女婿，就當送行。酒行數巡，陳朝奉取出白金二□兩，向呂玉說道：「賢婿一向在舍有慢，今奉些須薄禮相贖，權表親情，萬勿固辭。」呂玉道：「過承高門俯就，舍下就該行聘定之禮。因在客途，不好苟且，如何反費親家厚賜？決不敢當！」陳朝奉道：「這是學生自送與賢婿的，不干親翁之事。親翁若見卻，就是不允這頭親事了。」呂玉沒得說，只得受了，叫兒子出席拜謝。陳朝奉扶起道：「些微薄禮，何謝之有。」喜兒又進去謝了丈母。當日開懷暢飲，至晚而散。呂玉想道：「我因這還金之便，父子相逢，誠乃無意。又攀了這頭好親事，似錦上添花。無處報答天地，有陳親家送這二□兩銀子，也是不意之財。何不擇個潔淨僧院，糴米齋僧，以種福田。」主意定了。

次早，陳朝奉又備早飯。呂玉父子吃罷，收拾行囊，作謝而別。喚了一隻小船，搖出閘外。約有數里，只聽得江邊鼎沸。原來壞了一隻人載船，落水的號呼求救。崖上人招呼小船打撈，小船索要賞犒，在那裡爭嚷。呂玉想道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比如我要去齋僧，何不捨這二□兩銀子做賞錢，教他撈救，現在功德。」當下對眾人說：「我出賞錢，快撈救。若救起一人人性命，把二□兩銀子與你們。」

眾人聽得有二□兩銀子賞錢，小船如蟻而來。連崖上人，也有幾個會水性的，赴水去救。須臾之間，把一船人都救起。呂玉將銀子付與眾人分散，水中得命的，都千恩萬謝。只見內中一人，看了呂玉叫道：「哥哥那裡來？」呂玉看他，不是別人，正是第三個親弟呂珍。呂玉合掌道：「慚愧，慚愧！天遣我撈救兄弟一命。」忙扶上船，將乾衣服與他換了。呂珍納頭便拜，呂玉答禮，就叫喜兒見了叔叔。把還金遇子之事，述了一遍，呂珍驚訝不已。呂玉問道：「你卻為何到此？」呂珍道：「一言難盡。自從哥哥出門之後，一去三年。有人傳說哥哥在山西害了瘡毒身故。二哥察訪得實，嫂嫂已是成服戴孝，兄弟只是不信。二哥近日又要逼嫂嫂嫁人，嫂嫂不從。因此教兄弟親到山西訪問哥哥消息，不期於此相會。又遭覆溺，得哥哥撈救，天與之幸！哥哥不可怠緩，急急回家，以安嫂嫂之心。遲則怕有變了。」呂玉聞說驚慌，急叫家長開船，星夜趕路。正是：心忙似箭惟嫌緩，船走如梭尚道遲！

再說王氏聞丈夫凶信，初時也疑惑，被呂寶說得活龍活現，也信了，少不得換了些素服。呂寶心懷不善，想著哥哥已故，嫂嫂又無所出，況且年紀後生，要勸他改嫁，自己得些財禮。教渾家楊氏與阿媽說，王氏堅意不從。又得呂珍朝夕諫阻，所以其計不成。王氏想道：「『千聞不如一見』，雖說丈夫已死，在幾千里之外，不知端的。」央小叔呂珍是必親到山西，問個備細。如果然不幸，骨殖也帶一塊回來。呂珍去後，呂寶愈無忌憚，又連日賭錢輸了，沒處設法。偶有江西客人喪偶，要討一個娘子，呂寶就將嫂嫂與他說合。那客人也訪得呂大的渾家有幾分顏色，情願出三□兩銀子。呂寶得了銀子，向客人道：「家嫂有些粧喬，好好裡請他出門，定然不肯。今夜黃昏時分，喚了人轎，悄悄地到我家來。只看戴孝髻的，便是家嫂，更不須言語，扶他上轎，連夜開船去便了。」客人依計而行。

卻說呂寶回家，恐怕嫂嫂不從，在他眼前不露一字。卻私下對渾家做個手勢道：「那兩腳貨，今夜要出脫與江西客人去了。我生怕他哭哭啼啼，先躲出去。黃昏時候，你勸他上轎，日裡且莫對他說。」呂寶自去了，卻不曾說明孝髻的事。原來楊氏與王氏妯娌最睦，心中不忍，一時丈夫做主，沒奈何。欲言不言，直挨到酉牌時分，只得與王氏透個消息：「我丈夫已將姆媽嫁與江西客人，少停，客人就來取親，教我莫說。我與姆媽情厚，不好瞞得。你房中有甚細軟家私，預先收拾，打個包裹，省得一時忙亂。」王氏啼哭起來，叫天叫地。楊氏道：「不是奴苦勸姆媽。後生家孤孀，終久不了。吊桶已落在井裡，也是一緣一會，哭也沒用！」王氏道：「孀婦說那裡話！我丈夫雖說已死，不曾親見。且待三叔回來，定有個真信。如今逼得我好苦！」說罷又哭。楊氏左勸右勸，王氏住了哭說道：「孀婦，既要我嫁人，罷了，怎好戴孝髻出門，孀婦尋一頂黑髻與奴換了。」楊氏又要忠丈夫之托，又要姆媽面上討好，連忙去尋黑髻來換。也是天數當然，舊髻兒也尋不出一頂。王氏道：「孀婦，你是在家的，暫時換你頭上的髻兒與我，明早你教叔叔鋪裡取一頂來換了就是。」楊氏道：「使得。」便除下髻來遞與姆媽。王氏將自己孝髻除下，換與楊氏戴了。王氏又換了一身色服。黃昏過後，江西客人引著燈籠火把，擡著一頂花花轎，吹手雖有一副，不敢吹打。如風似雨，飛奔呂家來。呂寶已自與了他暗號，眾人推開大門，只認戴孝髻的就搶。楊氏嚷道：「不是！」眾人那裡管三七二□一，搶上轎時，鼓手吹打，轎夫飛也似擡去了。

一派笙歌上客船，錯疑孝髻是姻緣。

新人若向新郎訴，只怨親夫不怨天。

王氏暗暗叫謝天謝地，關了大門，自去安歇。次日天明，呂寶意氣揚揚，敲門進來。看見是嫂嫂開門，喫了一驚，房中不見了渾家。見嫂嫂頭上戴的是黑髻，心中大疑。問道：「嫂嫂，你孀婦那裡去了？」王氏暗暗好笑，答道：「昨夜被江西蠻子搶去了。」呂寶道：「那有這話！且問嫂嫂如何不戴孝髻？」王氏將換髻的緣故，述了一遍，呂寶捶胸只是叫苦。指望賣嫂嫂，誰知倒賣了老婆！江西客人已是開船去了。三□兩銀子，昨晚一夜就賭輸了一大半，再要娶這房媳婦子，今生休想。復又思量，一不做，二不

休，有心是這等，再尋個主顧把嫂子賣了，還有討老婆的本錢。

方欲出門，只見門外四五個人，一擁進來。不是別人，卻是哥哥呂玉、兄弟呂珍、姪子喜兒，與兩個腳家，馱了行李貨物進門。呂寶自覺無顏，後門逃出，不知去向。王氏接了丈夫，又見兒子長大回家，問其緣故。呂玉從頭至尾，敘了一遍。王氏也把江西人搶去嬌嬌、呂寶無顏、後門走了一段情節敘出。呂玉道：「我若貪了這二百兩非意之財，怎能夠父子相見？若惜了那二百兩銀子，不去撈救覆舟之人，怎能夠兄弟相逢？若不過兄弟時，怎知家中信息？今日夫妻重會，一家骨肉團圓，皆天使之然也。逆弟賣妻，也是自作自受。皇天報應，的然不爽！」自此益修善行，家道日隆，後來喜兒與陳員外之女做親，子孫繁衍，多有出仕貴顯者。詩云：

本意還金兼得子，立心賣嫂反輸妻。

世間惟有天工巧，善惡分明不可欺。